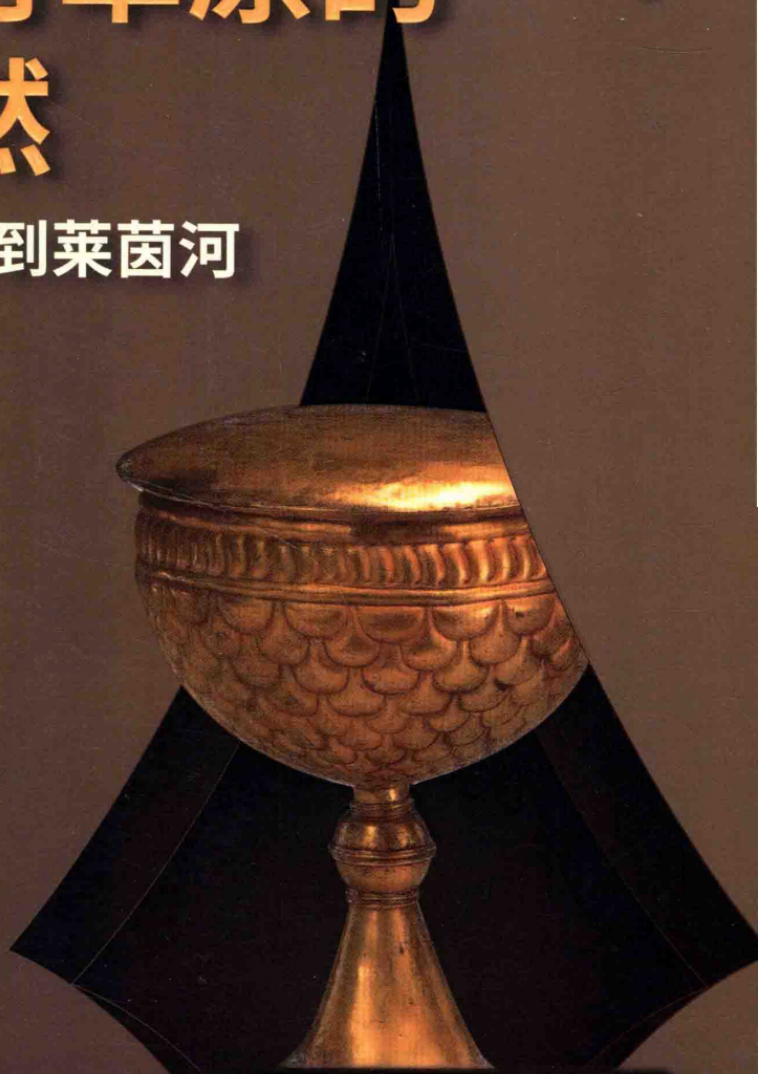




横行草原的 柔然

从黄河到莱茵河

罗三洋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横行草原的柔然——从黄河到莱茵河 / 罗三洋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1.8

(消失的帝国)

ISBN 978-7-5078-4951-6

I. ①横… II. ①罗… III. ①柔然—民族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8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64022号

横行草原的柔然——从黄河到莱茵河

著 者 罗三洋
责任编辑 笄学婧
校 对 张 娜
设 计 GF Design Studio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有限公司 [010-89508207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榴乡路88号石榴中心2号楼1701
邮编: 100079
印 刷 河北文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21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21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简介

罗三洋，1979 年生于安徽，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现任北京曹雪芹学会理事。先后出版专著《柔然帝国传奇》《袁本初密码：东汉帝国掘墓人与三国大势揭幕者袁绍》《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罗马的黑人皇帝》《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译著《哥特史》（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封面图片为阿瓦尔高脚金杯。

出品人：宇 清

项目统筹：李 卉 张娟平

策划编辑：笄学婧

责任编辑：笄学婧

装帧设计：GF Design Studio

序 篇

被遗忘的草原帝国

1

上 部

黑暴：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柔然帝国

11

第一章 一个奴隶的神话：鲜卑人母体中孕育
出来的掘墓人

12

尚未长大先分家

12

异常轻松的崛起奇迹

19

挺进西域

27

第二章 铁骑突出刀枪鸣：战绩显赫的柔然 -
哒哒联盟

32

两位雄主的竞争

32

不争气的盟友

36

进击河西走廊

45

第三章 左手掐念珠，右手舞长刀：一个“文明”帝国的诞生	50
漠北大捷换来的佛祖纶音	50
一个“世界帝国”的诞生	65
第四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柔然汗国在亚洲的最后风光	74
天平日渐倾斜的柔然 - 哒哒联盟	74
趁火打劫的西部高车	86
失而复得的大汗宝座	96
第五章 西风压倒东风：压垮柔然 - 哒哒联盟的最后一根稻草	116

中 部

雄风：接过匈奴大帝衣钵的伯颜可汗	129
第六章 叱咤巴尔干：重返欧洲的太阳神子孙	130
来自东方的太阳神	130
匈奴帝国的终结者	137

第七章 饮马伏尔加：挑战拜占庭帝国的初步尝试	145
金币吸引来的阿瓦尔使团	145
非暴力扩张：欧洲人无法破解的外交思维	155
第八章 遥望法兰西：多瑙河流域的新主人	160
紧追不舍的西突厥	160
蹚过易北河，剑指法兰西	168
第九章 鏖兵意大利：仆从国的最佳战果	174
亚平宁半岛上的卓越代理人	174
惊世骇俗的外交组合拳	182
第十章 扫荡东南欧：伟大可汗的临终妙笔	189
鲸吞“盟友”领地的大可汗	189
一个草原英雄的陨落	202
下 部	
飘逝：挥霍祖宗财富的败家子	207
第十一章 损兵多瑙河：不败神话的破灭	208
屡试不爽的“狼来了”战术	208

不败神话的破灭 216

**第十二章 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舍长用短的君
士坦丁堡围城战** 227

15万枚金币——战败者的意外收获 227

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倒下的两大帝国 237

第十三章 兄弟阋墙：拜占庭人的福音来了吗 248

大保加利亚汗国的兴起 248

巴尔干还在梦中吗 258

**第十四章 尼伯龙根之歌：帝国“金山”顶上的
千古绝唱** 263

徒具虚名的阿瓦尔远征 263

向定居者投降的草原民族 271

尾 声

劫难之后的浴火重生 279

柔然（阿瓦尔）帝国大事年表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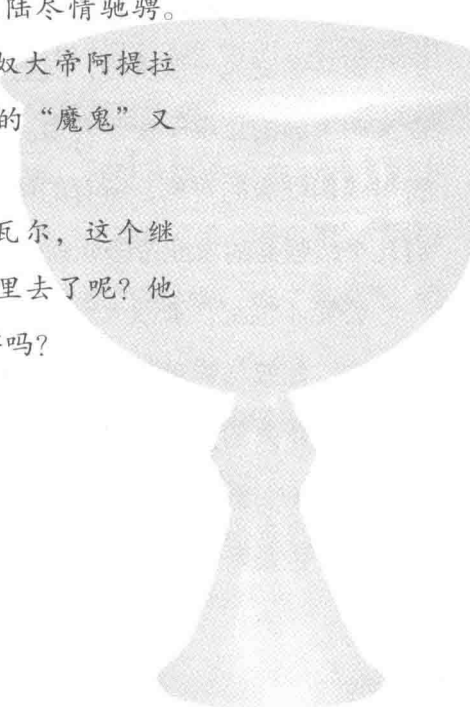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313

被遗忘的草原帝国

“远方的人请问你来自哪里，你可曾听说过阿瓦尔古丽？她带着我的心儿穿越那戈壁，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这首《新阿瓦尔古丽》不仅将我们的心绪带到现代的伊犁，也带回了古时的戈壁。

在1700余年前，柔然，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的后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突然出现在蒙古高原，开始在纵横几万里的欧亚大陆尽情驰骋。欧洲人惊讶地发现，百余年前匈奴大帝阿提拉的阴魂尚未散去，一个叫吐贺真的“魔鬼”又带领一支辫子军出现在眼前。

墙内开花墙外香，柔然—阿瓦尔，这个继匈奴、鲜卑之后的草原骄子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些充满神奇的名字吗？



远方的人请问你来自哪里，你可曾听说过阿瓦尔古丽？她带着我的心儿穿越那戈壁，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

这悠扬的旋律将我们的心绪带回了两千年前的戈壁。

从戈壁以南的河套平原到接近北极圈的西伯利亚苔原，从大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亚欧大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乐土。一群牲畜、一副弓箭、一顶帐篷，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当气候宜人时，他们生活得松散而安逸，醉心于放牧、狩猎和歌舞，对偶然来访的客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当气候恶化、牲畜成批死亡时，他们则会显现出另一种狂野的性格，在短期内自发地组成庞大的军队，像饥饿的狼群那样洗劫南方的农业居住区。他们的弓骑兵像旋风一般疾驰，发射出像机关枪一样猛烈的箭雨，每每令文明大国的正规军疲于奔命。从东亚到中欧，所有的农业民族都曾是他们征服的对象，所有的可耕地都曾留下他们无情的蹄痕，只有几个最强盛的农业帝国能勉强与之抗衡。

公元4世纪，亚欧大草原与中原大地一样，笼罩在军阀混战的阴影中。匈奴与鲜卑的时代已然消逝，突厥与蒙古的时代却尚未到来。一个新兴的民族经过几十年混战，终于君临大草原。他们上承匈奴、乌桓、鲜卑，下启突厥、契丹、蒙古，既是古老草原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新兴科技文化的倡导者。小到发型和武器，大到信仰

和语言，他们的文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欧亚大陆上的众多民族。

和许多古代游牧集团一样，这个民族曾经有许多名字：北朝人称他们为“蠕蠕”，南朝人称他们为“蝮蠕”或“芮芮”，隋唐的中原人称他们为“阿拔”，突厥人则称他们为“阿帕尔”（Apar）。

在境外，他们的名字更是五花八门。阿拉伯人称他们为“沙里”（Sharii），欧洲人则称他们为“哲欧根”（Geougen）、“阿瓦尔”（Avar）、“欧伯尔”（Obor）或“瓦尔匈奴”（Varchonitae）。他们给自己的命名是“阿瓦尔”。

按照《辽史·国语解》的记载，“蠕蠕”的“蠕”字，古代发音是“而宣切”，也就是“ruan”，读如“软”，表示蛇虫爬行的形象。从语音判断，“蠕蠕”“蝮蠕”“芮芮”“茹茹”“柔然”“哲欧根”等显然是同一个名字，现代汉语拼音应拼作“ruan ruan”，而国外的著作则沿用威氏拼音法，拼作“juan juan”。同样，“阿拔”“阿帕尔”“欧伯尔”“阿瓦尔”也可以合而为一，即满语中的“Abahai”（通常译为“阿巴亥”或“阿拔嘎”）或突厥语中的“Abakan”（阿巴坎），也是蛇的意思。可见，这个民族的本名应该是“阿拔尔”，其他音译形式为“阿拔”“阿帕尔”“阿瓦尔”“阿拔嘎”或“阿巴坎”；它的意译则为“蠕蠕”“蝮蠕”或“柔然”，也可写作“芮芮”“茹茹”“哲欧根”等形式。

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更著名的游牧民族不同，柔然关于民族的起源既没有怪异的野史传说，也没有动人的传奇可讲。但这绝不代表它缺乏惊心动魄的内容，只能抱怨生不逢时。因

为柔然人叱咤风云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处于文化衰落时期，普遍缺乏优秀的历史著作。同时柔然人不像他们的前辈匈奴人、鲜卑人那么嗜血，虽然他们曾经横扫东西数万里，攻陷过上千座城镇，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屠城，因此也就没有制造出大批对所受苦难刻骨铭心的受害者。没有了受害者的诅咒，柔然人自然淡出了口传史学“家”们的视野。

柔然民族原本出自拓跋鲜卑，与后者一样，是出自匈奴以东的东胡族系。除了战马和弓箭，他们更崇拜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及由鹰、豹组合而成的怪兽。

他们神秘的族名“阿瓦尔”出自亚欧草原上古老的传奇英雄阿波罗。不过阿波罗辉煌的历史历经数千年的口耳相传，早已成为模糊的神话，新的光荣需要太阳神后裔们自己去努力博取。

当拓跋鲜卑被前秦征服时，柔然人也沦为前秦帝国的臣民。但淝水之战完全改变了中原历史的进程，前秦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柔然人乘机摆脱鲜卑人的控制，独立并北上，进而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起绵延万里的柔然汗国。

为了对付昔日的宗主——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柔然人与汉族统治的南朝政权建立了长期盟友关系。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这支令人闻风丧胆的辫子军东征西讨，踏遍从黑龙江到易北河之间的辽阔土地，继匈奴之后，将草原帝国的荣耀再次传遍亚欧大陆。正因为他们的牵制，北魏才无法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也正由于他们的西征，西罗马帝国才最终被欧洲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摧毁。

早年的苦难没有在柔然民族心中燃起复仇的烈焰，反而培养了他们同情弱者的宽厚性格。远征柔然的失利一度使北魏帝国沦落到崩溃的边缘，进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大批北魏佛教徒逃奔漠北避难。受其感召，柔然民族逐渐接受了佛教信仰，佛法自此在蒙古高原上深入人心。受佛教影响，柔然汗国一度与死敌北魏和解，双方还合资兴建了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河北响堂山等佛教石窟。其盟友哒汗国也在中亚同时兴建了闻名于世的巴米扬大佛。

对佛教来说，那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艺术奇迹的时代。

5世纪中叶是柔然汗国的鼎盛时期，他们软硬兼施，建立起一个比匈奴帝国更加庞大的国家。北匈奴的直系后裔——悦般，就是被柔然和哒联盟消灭的，冒顿单于的后代因而丧失了贵族的地位，沦为普通的中亚牧民。

不久，柔然铁骑越过乌拉尔河，深入东欧腹地，若不是他们伟大的可汗吐贺真正好在此时去世，柔然人早就可以在维也纳森林野营了。出于对柔然人的畏惧，东欧民族纷纷涌向中欧，在匈奴帝国崩溃后制造出又一波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将盛极一时的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这次远征虽然半途而废，但为柔然人的后裔保存了西方的记忆，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突厥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没有必要向别人打探道路，也无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沿着先人的足迹，从额尔齐斯河直扑多瑙河。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北魏与柔然这对亦敌亦友、亦亲亦仇的欢喜冤家，相继分裂成东西两朝。柔然汗国经过艰苦努力，一度重整山河，并利用北魏的分裂主宰了东方的政局。但上次分裂的恶果继续发酵，原本臣属于柔然汗国的突厥人在西魏的支持下突然崛起，一举结束了柔然人在漠北的霸权。在突厥人的追杀下，柔然民族四分五裂，大多融入其他的亚洲民族中，他们兄弟般的盟友——曷哒也落了个相同的下场。

558年，自称“阿瓦尔人”的异国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请求与拜占庭人结盟，这给西方人带来了巨大的惊讶和震动。不久，突厥人也派来使团，抗议拜占庭人接纳阿瓦尔人，这时西方才知道，阿瓦尔人就是柔然人，他们只是回到了祖先阿波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而已。

拜占庭与较为强大的突厥人结盟，以对付死敌波斯，阿瓦尔人则巧妙地拉拢波斯夹击拜占庭，又先后征服了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等西方民族，在东欧平原上重建柔然汗国，从此开始了他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第二春。

柔然铁骑的出现，给衰落中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他们要向东方军队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欧洲最早的军事理论巨著《战略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弯曲的马刀、丈八长矛、鱼鳞甲、新式钢盔，特别是金属马镫，这些阿瓦尔武器使欧洲的军火库焕然一新。同时，阿瓦尔人也乐于引进西方独有的科技，例如马蹄铁和马刺。正是在阿瓦尔汗国，现代马匹的全套装备才最终成型。

虽然被突厥人赶出家乡，但阿瓦尔人毕竟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还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君主——伯颜可汗。伯颜不仅是出色的军事家，更是高明的外交家，为了给本民族争取最大的利益，他与拜占庭人进行了多次经典的谈判。他也意识到武力的局限性，所以尽量避免对征服地区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并且用减税的方法促进农业生产，促成了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经济的发展。

依靠军事才能，伯颜西征法国，生擒了法国国王西格伯特，导致墨洛温王朝的衰微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依靠外交才能，伯颜利用日耳曼民族间的矛盾，成功地吞并了曾经翦灭欧洲匈奴人的格皮德王国，并迫使伦巴第人向南方迁徙。后者在意大利北部一直居住至今，当地因此得名“伦巴第”。

至此，整个中欧地区都落入了阿瓦尔汗国，也就是柔然帝国之手。随后，伯颜东御突厥，南征拜占庭，勒索了巨额贡金，使濒临绝境的阿瓦尔民族快速崛起为欧洲第一强权。

草原帝国的一大缺点是过于依赖英雄。由于缺乏稳固的政治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科技创新，帝国的盛衰几乎全部系于可汗一身。伯颜的儿子滥用父亲的遗产，联合波斯夹击拜占庭，把实力全部消耗在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之下，最终功亏一篑。

草原帝国传统的“暴力经济”需要不断的军事成就来维持，没有取得战利品的征战就是失败。缺乏掠夺成果使阿瓦尔汗国内部矛盾重重，地方诸侯各怀鬼胎，汗位争夺斗争更使得阿瓦尔汗国彻底分裂，大保加利亚汗国、可萨突厥汗国和各个斯拉夫国家则趁机相

继形成。而当大保加利亚汗国瓦解之后，保加利亚人便在可萨突厥人的驱逐下四处迁徙，引发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狂潮，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实力。

查理大帝登上法国王位后，觊觎阿瓦尔汗国的财富，积极东侵。此时的阿瓦尔人早已定居务农，民不知战，无力抵抗自己的学生——法国重骑兵的攻击，又因陷入内讧难以自拔，终于在公元8世纪末向法军投降。在远征阿瓦尔汗国期间，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开始在法军队伍里流行，它描述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传奇，而是对现实的演绎。根本没有什么勃艮第人对匈奴的远征，有的只是法国对阿瓦尔的远征。《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在那段历史中找到原型，“尼伯龙根的宝物”正是阿瓦尔可汗的国库。它传唱千古，打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影响至今不衰。

被法国征服后仅仅一年，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阿瓦尔人纷纷暴动，结果惨遭法国和保加利亚的联合镇压，领地和民众都被两国瓜分。从此，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便陨落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被后人遗忘。

柔然人，或者阿瓦尔人，真的彻底灭亡了吗？

时光又流淌了八百多年之后，“Abahai”再次成为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名字。

1601年，努尔哈赤迎娶了纳喇氏女子阿巴亥为妾，后来将她升为大妃，宠爱无比。阿巴亥给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临终前，努尔哈赤遗命阿巴亥为自己殉葬，这引起

了轩然大波。“阿巴亥”即“Abahai”，相当于维吾尔语的“阿瓦尔古丽”。

为了对抗明朝，努尔哈赤在1614年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联姻。莽古思把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阿拔嘎（Abahai），由此开启了满蒙联盟。努尔哈赤死后，满蒙贵族推举阿拔嘎继承了后金汗位。不久，这位阿拔嘎改国号为“大清”，汉族官员称他为“皇太极”。“阿拔嘎”与“阿巴亥”发音一样，都等于“阿瓦尔”，也就是柔然。换言之，清太宗皇太极的满语本名既可以音译为“爱新觉罗·阿瓦尔”，还可以意译为“金柔然”！

别看“皇太极”这个名字像汉语，其实也与柔然有关。它本来叫“黄台吉”，是汉语和蒙古语的混合词。“台吉”是蒙古贵族头衔，相当于满语中的“贝勒”。阿拔嘎是后金的四贝勒，又主管正黄旗和镶黄旗，所以被称为“黄色的台吉”。

“台吉”经常被译为“太子”，但它与汉语的“太子”并不相同，因为中原政权的太子只能有一个，而草原政权却可以并立多个台吉，台吉并不自动获得皇储的身份，更像是亲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金兀术（完颜宗弼）情况与皇太极类似，岳飞称他为“四太子”，也就相当于“四贝勒”。其实，金兀术并非真正的皇太子，而只是个“台吉”。“台吉”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柔然时期，当时柔然、突厥、哒哒各草原民族都称高级别的贵族为“特勤”（Tegin），它显然与“台吉”是同一个词，尔后被蒙古人和女真人沿用。